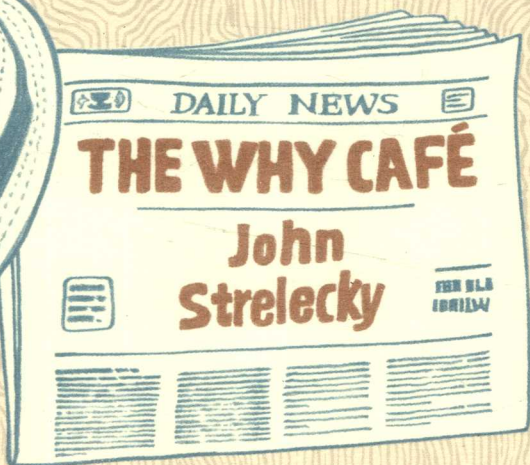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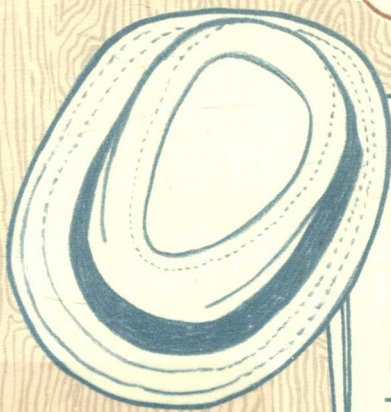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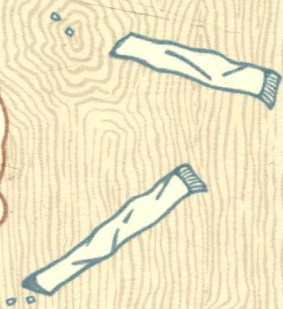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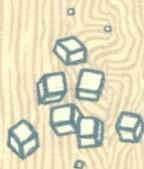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尽头的咖啡馆

〔美〕约翰·史崔勒基——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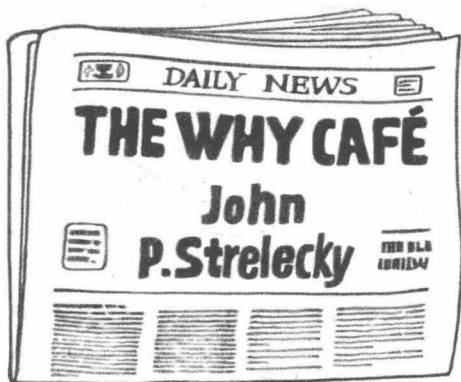
万洁——译



世界尽头的咖啡馆

〔美〕约翰·史崔勒基——著

万洁——译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广播电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尽头的咖啡馆 / (美) 约翰·史崔勒基著 ; 万洁译. —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9. 5
书名原文: The Why Cafe
ISBN 978-7-201-14617-1

I. ①世… II. ①约… ②万… III. ①人生哲学—通俗读物 IV. ①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44911号

The Why Café by John P. Strellecky
Copyright©John P. Strellecky 2003
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Aspen Light Publishing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.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©2019 by Guomai Culture & Media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02-2019-20

世界尽头的咖啡馆

SHIJIE JINTOU DE KAFEIGUAN
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刘 庆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 政 编 码	300051
邮 购 电 话	022-23332469
网 址	http://www.tjrmcbs.com
电 子 信 箱	tjrmcbs@126.com
责任编辑	赵子源
产品经理	周颖琪
书籍设计	星 野
制 版 印 刷	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发 行	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	4
印 数	1-10,000
字 数	50千字
版 次 印 次	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4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54386496)

序

有时，在你最意想不到，可能也是你最需要的时候，你会突然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，认识新的人，见识各种新事物。我就有过这样的体验，那是一个夜晚，我走在一条黑暗、偏僻的路上。现在想来，当时的情景正是我那个阶段人生的写照。我迷路了，也在人生的旅途中迷失了——我不知道脚下的路通往何方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前往那个方向。

我丢下工作，给自己放了一周的假，想要逃离与工作相关的一切。其实，我的工作不算糟，尽管它有时候确实令人沮丧。但比这些更关键的是，我每天坐在格子间里，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，以后升了职，顶多就是搬进独立办公室，工作时间变成十二到十四小

时，我忍不住开始想，人生就该如此，再无其他选择了吗？

高中的时候，我为了考大学而努力；上了大学，我为了找工作而努力；再之后，我来到公司上班，把时间花在努力升职上；现在，我开始质疑那些引导我沿着这条道路前行的人，怀疑他们只是把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指导跟我重复了一遍。

他们的建议其实不错，但终究不能帮大家实现自我。我感觉自己始终忙着用生活换取金钱，这笔买卖似乎不太划算。我就是在这种迷茫困惑的心理状态下，发现了那家“你为什么来这里咖啡馆”。

每当我给别人讲这个故事时，他们都会说它“神秘”，或者说像《迷离时空》（Twilight Zone）。《迷离时空》是一部有年头的电视连续剧，剧中人物身处的环境乍一看十分平常，但故事的结尾却另有玄机。我时不时会有一瞬间的犹疑，怀疑自己的经历不是真的。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我就会走到家中的书

桌旁，打开抽屉，看看凯茜给我的菜单上的文字，用这种方式提醒自己，这一切都真实发生过。

我从未重走那条路，从未回到那家咖啡馆。我心里有个小小的声音，觉得即便我能回到那个地点，咖啡馆也不会留在原地——我遇见它的唯一原因，就是那一刻、那一夜，我需要遇见它，那家咖啡馆仅仅因此而存在。

也许有一天，我会回去找找。或许某个晚上，我会再次站在它的门前。然后走进去，告诉凯茜、迈克还有安妮——如果她也在那儿的话——告诉他们，那一晚如何改变了我的人生，他们向我抛出的问题如何让我有了全新的思考和发现。

谁知道呢，也许到时候，我会和其他因迷路而误入“你为什么在这里咖啡馆”的人聊上一整夜。

也许我会写本书，谈谈那段经历，也算是做点儿贡献，让更多人知道这样一家咖啡馆的存在意义吧。

01

我正开车沿着州际公路龟速前行，要是旁边有行人路过，一定会像高速赛车一样超过我。一小时后，缓慢移动的车流彻底停滞下来。我按下收音机的搜台按钮，寻找智慧生命的迹象，但一无所获。

二十分钟过去了，没有一辆车向前移动。于是人们纷纷从车上走下来。虽然这对堵车没什么帮助，但大家可以和车旁其他人发发牢骚，换换心情也不错。

在我前面，一辆面包车车主不断说，要是六点前到不了酒店，他的预订就要被取消了。在我左边，一个开敞篷车的女人正在打电话，跟人抱怨公路系统效率低下。在我后面，一车青年棒球队队员几乎要把带队的女老师折腾疯了。我仿佛听到她的心声——她

再也不想给任何活动做志愿者了。这段路俨然是一条怨气十足的长蛇，我不过是上面的小小鳞片。

又过了二十分钟，车流还是没有动起来的迹象。终于，一辆警车从路中间的草坪隔离带上开了过来。警车每开一百英尺就停一会儿，大概是在跟大家说明前方的情况。我暗自想：“但愿警察带了防暴装备，不然我真要为他们捏把汗了。”

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，希望警车快点儿开过来。终于，警察来到了我们这段路，一位女警官告诉大家，前方五英里左右，有一辆疑似载着有毒物质的油罐车翻了，整条公路都封了。她说我们有两个选择：一个是掉头另寻他路——其实并没有什么“他路”可寻；另一个是留在原地等待前方清障——可能得再等一个小时。

我目送警车开向下一拨满腹牢骚的司机。这时，那个开面包车的人又说了一遍他担心六点到不了酒店的事儿，我的耐心终于耗光了。

“出门散心老是碰上这种烦心事儿。”我咕哝了一句。

就像小时候因为住得近认识的玩伴一样，近旁的司机也成了我的新朋友。我跟他们说，我等不下去了，决定换条路试试。那个面包车司机还在跟人讲房间要取消的事儿，说完最后一句，才上车给我让出条路来。我穿过隔离带，朝新的方向开去。

02

上路前，我打印了从网上搜来的驾车路线图，当时我还觉得这是明智之举。“用不着什么地图，”我想，“只要按这份简单明了的指示图开就行了。”

可现在指示图没用了。于是我拿出手机，准备打开地图。“系统无法使用”，屏幕上只显示了这么一行字。以前我自驾时总是随身带一本地图册，要是现在也带着就好了。

“就算找到高速公路出口，也没什么用，反正我压根儿不知道怎么走才能到目的地。”我大声地自言自语，精神状态变得越发糟糕。

开了28英里，我终于看到一个出口。

“真是见鬼，”我一边想一边把车开上出口匝

道，“这个高速路口既没有加油站，也没有快餐店。全世界可能就这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路口，恰好就被我碰见了。”我朝左边瞧瞧，一片空旷，再朝右边瞧瞧，还是一片空旷。

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看来不管走哪条路都一样。”

我驾车右转，心里记下现在是往西开，提醒自己到下一个路口该往右转。这样一来，我总能回到往北去的路上。这段路是双向两车道，一条通往远方，另一条通往来时的方向。我完全不知该选哪条。这儿的过往车辆极少，路边的房舍更少。我间或瞥到一栋孤零零的房子、几处家庭农场，除此之外只有森林和草地。

一个小时后，我彻底迷路了。我只路过一个狭窄的路口，那儿竖着好几块标识牌，让人一看就知道情况不妙。开出40英里后，不仅一个人没见着，还开上了一条名字带个“古”字的路，跟“65号古路”这种路名感觉差不多，周围一片荒凉。

接下来又出现了一个路口，和我之前经过的路口几乎一样小。无奈之下，我在这儿右转，心想，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但至少方向没错。可接下来这条路的名字里也带着一个“古”字，真倒霉。

将近晚上8点，夕阳西下，一天就要过去了，我越来越沮丧。

“早知如此，我就该留在高速公路上等。”我生气地说，“原本是为了不耽误一个小时才离开，现在不仅浪费了两小时，还迷了路。”

虽然眼下的情况不怪我的车，打它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但我还是朝车顶捶了一拳。

10英里、15英里、20英里过去了，前方还是一片空旷。我只剩下半箱油了。现在肯定不能往回开，剩下的油绝对撑不到堵车的那个地方；就算撑得到，我可能也找不到来时的路。就算我成功返回，那条路上也还是没有加油站。

我唯一的选择就是硬着头皮往前开，寄希望于

前面有加油站和吃东西的地方。我的丧气程度和油表的指针相反，正越升越高。

因为家里有许多工作和生活上的烦心事儿，我才决定远行，想散散心；换句话说，家里的事儿已经够烦了，真没想到出了门还是这么烦。旅行的目的明明是为了让自己放松心情，再次鼓足干劲啊。

“真是个怪词，”我想，“鼓足干劲，一泻千里；再鼓足干劲，再一泻千里……循环往复，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？”

太阳已经完全沉到树影之后，薄暮逐渐笼罩乡间。云朵染上了少许粉红和橘黄，反射着天光的余晖，可我的注意力都在路上，满心为越来越糟的情况担忧，基本没怎么注意天空。路边依然杳无人迹。

我再次眺望路的尽头，看是否有加油站的影子。“还剩不到四分之一的油，油表指针还在下降。”我大声说。

上一次我睡在车里，还是从大学开回家的路上。

那是多年前的事儿了，我并不打算让历史重演。可倒霉的是，眼前的情况和那一次越来越像。

“我得睡一觉。”我想，“万一车没油了，我得有足够的力气走出去找人帮忙。”

03

油表指针就要滑到标有E字的红线之下时，我看见了光亮。考虑到自己目前的惨状，我往回开了几英里路，在之前一处十字路口左转。其实，左边的路也没有任何有人的迹象，但我还是选择左转。至少这条路不是以“老”字开头，我仅仅因此做了决定。

“人到绝处，必能逢生。”我大声说。

我离光亮越来越近，终于看清那是一盏白色的街灯，在远方孑然独立，散发着明亮的光，它四周一片空旷。

“天哪，拜托了，这里可千万要有人啊。”我像念咒一样重复着这句话，驱车开过与街灯之间的最后四分之一英里路。果然，灯下有东西。

我下了主路，将车开进一片铺碎石的停车场。我惊讶地看到一座小小的长方形白色建筑，屋顶上竖着淡蓝色的霓虹灯，上面写着店名“你为什么来这里咖啡馆”。还有一个令我惊讶的发现，停车场里竟然还停着其他三辆车。“他们是从哪儿来的？肯定和我从同一个地方来。”我想，因为我在路上至少有一个小时没见过别的车了。“这是件好事，没准他们知道怎么离开这个鬼地方。”

我钻出车外，将双臂举过头顶，伸了几个懒腰，舒展僵硬的身体，然后向店门口走去。黑漆漆的天空中挂着一弯大大的新月，成千上万颗星星在闪耀。我打开咖啡馆的门，门把手上的小铃铛响起来，宣告了我的到来。

一股令人食欲大开的香气扑鼻而来，我在惊喜之余，才意识到自己有多饿。我决定，不管散发出这等香气的是什么饭菜，我都要点上三份。